

小说连载 香秘

香巴拉之心

◎嘎子

从早到晚，我都憋着一股气，要完成这幅巨大的拼图。

我忘了吃饭喝水，奶茶和炖肉汤的香味惹不起我的食欲。我忘了天忘了地，忘了这间闷人的山洞屋子，也忘了坐在我身旁静静看我拼图的老阿注和小达瓦。

时间的脚步在这里踏着缓慢的节奏悄悄地前行……我很有成就感地看着地上铺开的那幅巨图，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红花黄草，村庄里的炊烟，水田里的耕牛，成群小鸟在田野上飞翔。这平和的美景极了陶渊明写过的那个隐没人间的桃花源。

鲜亮的色彩，美丽的图景，我怎么会这样的灵感呀，小小的木块随着心意就拼出来了。我坐着坐在旁边的老阿注，又指了指拼图，说：“看看，我不由自主就拼上了，拼到今天就成这样儿了。”

老阿注笑了笑，啥也没说，看着我，用犀利的眼光叫我快快拼完。

我手里只捏着几块红色的拼图片了。在图中心，就是村庄与天空的接口处，有一块不成形状的空白。我把手里的拼片一块一块填进去。我与达瓦同时叫了起来，那是一块让风吹上天去的绸巾，柔软的绸巾在风里飘荡扇动，像极了一只红色的大鸟。

我在惊叹的同时，又紧捂住耳朵蹲了下来。我知道老阿注和达瓦都很吃惊地看着我，他们都不会明白，那张飘向空中的红绸巾，让我觉得这图又神秘又可怕。

它是什么东西呀，怎么能读懂我的心呢？

红绸巾，两年前的红绸巾，一模一样的红绸巾呀！那天，我从街头一个俄罗斯商人那里看到了一张红得耀眼的红绸巾，拈在手指心里揉揉，细腻得像婴儿的皮肤。俄罗斯商人看出了我对这绸巾的迷恋，就哈哈笑了，说：“你有老婆了吧，这是头巾，戴在头上肯定比天仙下凡还漂亮。”

我笑了，又咬住了嘴唇有些羞涩。我说：“头巾是很漂亮，可我是学生，兜里没几个钱呀。”

俄罗斯商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说：“小伙子，我们这一早就能在这儿碰面，可算是有缘份了吧。这样吧，你身上有多少钱？”

我掏了出来，只几块小铜币。他从我手里抓过来，把头巾塞进我手里，说：“就算成交了吧，你给我开了个好彩头。小伙子，快去把头巾戴在你意中人头上吧。”

我就拿着这个头巾，去向小玉求婚。那时，她也在省城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戴着头巾，在镜子前左看右看，脸红了，说：“我一定要戴着这块红绸巾嫁给你。”

我看着她一朵红花样的小玉，醉了。

小玉说，她考完国文，就同我一起回康定乡下，去见她的父母。她父母会同意她嫁给我的。

我记得，我与她回到家乡康定，刚翻过那座种满桃树的小山包，就看到了我们的村子，村前清亮亮的小河映着朝霞，水声像鸣琴一般好听。阳光透过村后的竹林，一片蓝色的炊烟飘起来，小玉紧揪着头巾，脸上沾着金灿灿的阳光很好看。当村里有一群出牧的羊冲出来时，她激动了，举起双手舞动起来。

就在此时，一股风刮来，她的头巾扇动着翅膀飞起来了。她伸手想去抓没抓住。头巾在风里翻卷扇动，越飞越高，在明净的蓝天映衬下鲜亮亮丽。

后来，那头巾跌落下来，挂在了村头的那棵高高的杨树上……

看着那张红色的头巾，我忍不住了，眼心一热泪水就滚落下来。

达瓦紧紧挨在我的后面，脸帖着我的背脊。她知道我心里苦，想安慰我。

老阿注看着我的拼图，又看看我，说：“你拼完了。很好看的图，都是你心里生出的图吧。”

我说：“我做过这样的梦。”

他看着图，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说：“太像我的村子。”

他说：“你心里很苦？”

我说：“我是太激动。”

他说：“不苦，就把眼睛上的水擦拭干净。”

我擦了擦湿润的眼睛，不好意思地笑笑。

老阿注很认真地说：“你拼出的不是别的地方，就是香巴拉。都说那是很难找到的神秘地方，是天国一般美丽幸福的国土。其实就在你的心里。平静安宁和谐的生活，没有战争，没有灾难，没有饥饿，就是你的香巴拉圣土。”

老阿注说，能在这里拼出全图的只有三个人，过去去的两个人，他们一个是迷路的商人，一个是朝圣的僧人。看看他们拼出的图吧。老阿注伸手在冰墙上抹一，我看见了那两幅拼图。

一幅金光灿灿，是座金山吧。山里处处生长着摇钱树，房屋、亭台、楼廊与街肆全闪烁着金光。不过，街上行走的商人们都很平和，他们或在店铺前闲逛，或与人互捏手指头，做着买卖空空的交易，气氛是那样的和谐。那是一座安宁的商业城。

一幅像绽开的莲花瓣，每瓣花里都有一尊造型雄伟的寺院。自由生活与修行的僧侣们或面壁悟道，或聚众讲道辩经，都是一片和平祥瑞。那些藏在莲花瓣里和绿树丛里的僧屋都让色彩涂抹得彩虹一样的漂亮。

老阿注说，同样的拼图块，看看他们就拼出了这样的图。你很奇怪吧，其实不用那么怪，这拼图块是和人的心灵相通的。只有你的心灵平静，才能找到你最想到达的归属，就是你认为最美丽最幸福的地方。那就是你的香巴拉。

我说：“你说得对，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我的村子。没有战争，生活平静的村子。”

老阿注笑了，说：“我还看过另外的香巴拉，就是流传最广的香巴拉理想国唐卡图。”

老阿注手在冰墙上又一抹，出现了一幅色彩厚重的图，看着很像巨大的寺院壁画。老阿注说，这是唐卡。你知道吗？唐卡就是藏族画的佛教内容的卷轴画，多画于布或纸上，然后用绸缎缝制装裱。看看这幅，据说来自于《时轮经》，很细致地画出了理想中的世外天国香巴拉。

（未完待续）

初语

信笺里的猫

◎王雨霞

我静静地翻，金色的阳光温柔地给那些信笺镀上了浅浅的光晕。信笺上，每一封都那样的幼稚和孩子气：“喵喵求投食，喵喵饿得抓不到老鼠喵喵！”……几乎每一张都工工整整，还配上了滑稽可爱的插图；稚嫩的笔迹里，竟是我不敢相信的甜言蜜语：妈妈，我会永远爱你！每天都要给最美丽的喵喵写信，不让喵喵生气，喵喵和喵喵要天天快乐地度过每一个困难！”奇怪又毫无逻辑的比喻，夸张的修辞；几乎每一张信笺上都画满了猫咪和猫爪，在旁边注了歪歪扭扭的字迹；胖喵喵！快去减肥喵喵！喵喵的猫爪要抱抱喵喵！”信的开头总是千篇一律的“最最美丽最最亲爱的喵喵”，结尾署名也总是“最最最爱喵喵的喵喵”，信笺间满满的口水话里还插了无数句“喵喵——”

午后的金色暖阳恣意地泼洒在碧绿的灌木丛畔，熏香的和轻柔得像甜美的歌谣，轻拂过紫藤萝上朵朵烘焙过的浅紫的云彩……如此美丽的下午，我却很烦躁。

“别烦我。”看着妈妈堆满了埋怨的眉头，我幽幽地扭过头去，清凉的薄荷水也无法过滤掉我眼底的倔强。

“砰！”妈妈用力地砸回了门，提着包愤恨地扬长而去。

我无助地趴在书桌上，将头和悲伤深藏在臂弯。

站起身，整理好自己紊乱的心绪，我去妈妈的房间里找山楂片吃。妈妈经常减肥，抽屉里堆满了各种干果和小食。

“咚——”我拉开一个抽屉，一个黑色的缎面盒掉在了地上。

这是什么？我疑惑而好奇，作业本般大小的黑缎上精致地绑着一个金色的蝴蝶结，盒面上粘着一张爱心贴纸，看得出，妈妈对这个黑盒子里的东西十分珍视。

我不屑地撇撇嘴，和妈妈吵架冷战的火正没地儿撒呢，“刺啦”两下，我撕掉了贴纸，扯下

了丝带蝴蝶结，打开了黑盒子。

然而，映入眼帘的，不是什么美丽的头饰、手链，更不是什么重要的证件、文据，而是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张张信笺，霎那间，我的耳畔似有惊雷，让心都为之一震。那些信笺是如此地熟悉：我，这不正是我写给妈妈的信吗！我几近颤栗，跌坐在地上，一张张地翻看：“最最亲爱的猫咪：”，“喵喵，喵喵我和喵喵永远爱你！”“喵喵，你给了喵喵生命和爱，喵喵以后长大了一定好好孝顺您喵喵！”“妈妈的爱像糖果一样甜，像云一样高，像水一样软和！”“喵喵，你在我心里像名人一样伟大！”

我静静地翻，金色的阳光温柔地给那些信笺镀上了浅浅的光晕。信笺上，每一封都那样的幼稚和孩子气：“喵喵求投食，喵喵饿得抓不到老鼠喵喵！”……几乎每一张都工工整整，还配上了滑稽可爱的插图；稚嫩的笔迹里，竟是我不敢相信的甜言蜜语：妈妈，我会永远爱你！每天都要给最美丽的喵喵写信，不让喵喵生气，喵喵和喵喵要天天快乐地度过每一个困难！”奇怪又毫无逻辑的比喻，夸张的修辞；几乎每一张信笺上都画满了猫咪和猫爪，在旁边注了歪歪扭扭

的字迹；胖喵喵！快去减肥喵喵！喵喵的猫爪要抱抱喵喵！”信的开头总是千篇一律的“最最美丽最最亲爱的喵喵”，结尾署名也总是“最最最爱喵喵的喵喵”，信笺间满满的口水话里还插了无数句“喵喵——”

却不由落了泪。

泪眼朦胧中，我仿佛想起曾经：我拿着精心制作的信笺，悄悄塞进妈妈的皮包，妈妈看了后总是灿烂地笑，我和妈妈“喵喵”地傻叫……

心便疼痛了起来：原来母亲都是这样的容易上当和容易满足的啊！一个孩子的稚语，却被您当作爱的证据收藏。

泪便无声地滑落，一滴一滴，打湿了信笺。眼里的水烟却是止不住地氤氲，我后悔地哭泣着，张开嘴想要“喵——”地叫，却终究喊不出声。

一片茫茫里，耳畔仿佛传来了“喵喵——喵喵——”的叫，混着稚童和母亲的笑……

霎那间，宇宙洪荒——那岁月深处的记忆中的猫叫，和眼前信笺里的猫一同喧嚣了起来，似乎斥责、埋怨着这个不懂事的孩子。

叛逆的黑夜总会被爱的白昼所淹没，再蜕变成一颗种子，从心底开出花来。



漫话因都坝

◎阿戈青麦

金沙江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奔腾而下，汹涌浪花飞溅，拍打岩石的磅礴气势振聋发聩。江水咆哮着蜿蜒穿梭向东，不经意间便在地势较为平缓的上游拐了个弯，一改她桀骜不驯的性格，放缓了奔腾的脚步，在四面环山的地方，将一路携带的泥沙缓缓堆积，日积月累，冲刷出大小不一的三个平坝——因都坝。

入夏后，天气开始闷热，好不容易盼来一场及时雨，使得干渴了一季的山坡自枯黄的荆棘杂草中渐渐泛起些许绿意，知了纵情的鸣响夏季的华美乐章，遽然一声接一声刺激神经的尖叫，就像一曲多声部，划破乡村的宁静，炊烟从农户家烟囱中徐徐升起，一派安居乐业的田园风光呈现在眼前。

因为入户走访群众，推开农户虚掩着的门，见有人应答，径直走进了屋内。不大的客厅被主人收拾的很整洁，窗明几净，家具摆放有序，主人家显然已用过早餐，只见茶几上摆满各种饮料和拉罐啤酒、麦糖爆米花、花生瓜子和水果等拼盘。这是当地的习俗，总要在茶几果子上放一些饮品、零食和点心，一来方便招呼客人，再者就是不能使桌上显得空当当的，让客人觉得主人家的吝啬或寒酸。

在谢绝了主人打酥油茶的盛情后立即开始工作，攀梯上二楼，刚脱粒不久的小麦装在均匀的蛇皮口袋里，整齐码放在靠梯的那个房间，房间弥漫着清香粮香味，梁上挂满藏香腊肉，楼梯口上端，悬挂着一把麦芒尖细、颗粒饱满的麦穗，意即五谷丰登。

280余户农户分别坐落在因都坝一二三号坝子上，疏密适度，紧凑合理。从观景台上观看，房屋就像水彩画上的火柴盒一样，俨然镶嵌在街道两侧，田地阡陌纵横，一马平川，机耕道又给田地点缀出一丝银色的飘带，看上去立刻有了动感。俯瞰田地，只见躬身劳作的人们星星点点，被庄稼遮挡了半个身子。

这里的农户都是从其他地方搬迁来的，新建的房屋已由过去的土坯房改得很精美，白色风貌和蓝天白云景色十分融洽。家家都有栽种花草树木的庭院，经过雨水的冲刷，空气清新多了。了解到家庭收入后，就去田地里看庄稼的收成。在平整的一畦畦梯田里，置身其间，一眼望不到边，仿佛裹在绿毯中，玉米吮吸着叶片上的露珠，滋滋生长，放眼望去，葱葱茏茏的盎然景象尽收眼底。相邻的地块上，结满籽的葡萄藤整齐的簇拥着水泥柱一字排开，株苗行间的地里，栽种了花生、鸡眼豆等矮杆植物。田垄上绿油油的苜蓿绽放出紫色的花朵，藤蔓匍匐在石坎上，像是要把整个绿意延伸到每一寸土地，不知名的野花摇曳在微风中，兀自绽放。零星生长的油橄榄枝繁叶茂，果实压弯枝条，树形被风吹得都朝同一个方向弯了腰。万物都在雨后恣意生长。

很早以前，由于缺水，因都坝是一个荒滩，

只在半山腰有2户住家农户，坝子上的植物也只有短暂的生长期后很快会在烈日暴晒下变成枯黄。群山延绵在荒凉的坝子四周，炽热的太阳烘烤大地，大地因焦渴而贫瘠得只剩下满地的荆棘丛生。后来从引水入手，规划出坝区开发的一张蓝图。边引水、边开地，从几十公里以外南北两个方向的乡村沟渠中采取直立式、倒虹管等多种方式将两条小溪水引至坝区，并修建数口容积颇大的池塘蓄水。有水就有了灵气，植被破土而出，顽强的与大自然抗争，绿色铺成的田地使人们看到了希望。一些交通不便，居住分散，偏僻穷困的山村农户逐渐搬迁而来，在统一划定的宅基地上建房，在荒地上开垦耕地，白手起家。乡政府、学校、卫生院、派出所、客运站也相继落户，荒滩开始有了生机，坝区一天比一天繁华起来。

夕阳衔山时，坐在乡政府院子的葡萄架下聊天，感叹开拓者的艰辛，斗转星移，不毛之地已今非昔比。抬头看见串串葡萄青还涩，矮丛的石榴树结了零星星星几棵果实，金桂和女贞树上飘来一阵幽香，三角梅娇艳欲滴，有鸟儿叽叽喳喳从头顶掠过，乡村的傍晚很惬意。吃完晚饭后已是华灯初上，道路两侧有序耸立的智能太阳能路灯照耀着笔直的街道，三三两两的村民忙完一天的农活后走上街头悠闲的散步……

秋色触动的灵感，浸透了酥油和奶子的沁馨。红色藏袍裹身的姑娘，总喜欢把金色腰带束得紧紧的；婀娜多姿的身影激活了秋之烂漫，如飘舞在藏家碉楼前的山花。红草地的遐思拂动，情归何处？

紫夫 文/图